

## 莎河与我<sup>\*</sup>

[加]东方白

告诉我,莎河,到底是东方文明胜过西方文明,还是西方文明胜过东方文明?我听过多少人说:“中国文明乃世界之冠”,可是他们却用西方的影印机翻印东方的古书,用西方的钢筋水泥盖东方的佛寺。他们上班不坐东方的轿而坐西方的汽车,他们来外国不坐东方的帆船而坐西方的飞机。其实世界的文明本来就像天边的彩虹,正因为它的多种色彩,才使人惊奇它的雄浑与壮丽。谁能说红色比绿色高贵?谁能说黄色比蓝色纯洁?它们许有定性的不同,我们何必加以定量的比较?

对岸的教堂我都进去过,我不知听过多少牧师与神父说:“只有我们的神才是真神,只有我们的宗教才是真正的宗教”,难道众神都如尼采说的“笑死了”吗?我可宁相信百合一(Bahá'í)说的:“神只有一位,只因人殊而异相。”听那对岸的钟声!它们声调虽不同,却不都在向世人诉说同一个爱字?看那教堂的尖塔!它们颜色虽不同,却不都指向同一个天空?你可以叫他“耶和华”,他可以叫他“阿拉”,而我宁愿叫他“道”。

告诉我,莎河,人为什么对“此时此地”——这糟糠之妻那么薄情不忠?他们睡在这妻子的怀里却梦着“他时他地”那虚幻的女人。有几个人能擒住“现在”,享受他的“周遭”?多少人活在现在却去伤感逝去的岁月?多少人来到异乡却去感伤离去的故土?我们永远用“此时此地”去感伤“他时他地”,明天又轮到明天的“此时此地”来感伤今天的“他时他地”,我们这样日夜感伤,不是要感伤终老直到步入坟墓?

<sup>\*</sup> 原载袁通麟选编:《海外华文文学读本·散文卷》,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。